

且，牛津大學也是建教合一，全世界的地圖都是他們經研究而畫的，而且出版很多書，其中的 The Enonomist Diary 和 Geographia (海圖) 通行世界。我看了一下覺得不錯，但是若在此呆久了，一定會感到寂寞。

後來又去了劍橋大學 (Cambridge University)，學校大致的情形與牛津大學差不多。

在火車上看英國地圖時，遇到一位英國人，他和我聊天，知道我是初到英國的中國學生，他告訴我：「英國的每個城鎮都有大學，同時有很多工廠配合學校的工作，如：Needs 為紡織城，大學的紡織科很有名，所生產的衣料及紡織機為世界之冠。Sheffield 城以煉鋼出名，供給全世界。他建議我去看一看，我很願意去，但是時間不夠，還是留著以後看。

我急於回倫敦，因為學校快開學了，我決定到 Batterea Polytechnic 科學院讀書，這學校成立很早，是維多利亞女王改革英國教育的第一所學校。

巴西戴家駒學長來鴻

~~~~~新會長羅煦仁學長接棒~~~~~

學長賜鑒，昨奉十月廿五號通知得悉母校募捐，增建教授宿舍等情，即召集本市同學於十二月五日聚會，惜少數因事未能出席，成績不如理想，現將所得捐款分列如左：

瑞良 美金二百元，

望治、戴家駒 各美金一百元，

共美金四百元。日內收齊即直接匯寄趙曾瑀學長收轉不誤。又羅煦仁兄選為一九七七年巴西分會會長，特此奉聞。

順

新年快樂

弟 戴 家 駒 敬上

四年唐山一年上海之交大生活(六)

陳 廣 沅

留學美國之準備一年 (1922——1923)

我這大學機械科畢業生到機械廠碰了釘子，才知道所學非所用，一肚的公式算法無法運用，對許多實際問題不知如何解決。

為今之計，先拿我之所知以易取生活之資。最有把握的是教書，適此時母校江蘇第八中學（其前身為江都兩淮合一中學）也在找數學教員。我以前在校所崇仰的三角教員陳容甫先生（南洋同學）為教學主任，校長為葉貽穀先生（葉秀峯先生之尊翁）。我回家到揚州見他們時，他們都極表歡迎。當時決定我教幾門數學，月薪六十元。開學後方知我所教者為算術及代數，代數輕而易學，算術却為我最不拿手的。祇有硬著頭皮從頭學起，那知道這一年教算術的經過，使我學成教書的方法，原來教學各科以算術為最難，牠沒有公式可演繹，完全靠自己的了解，中學一年級的學生纔十二、三歲那有多少理性，做教員的要由極淺的事物引起他們的興趣，再抓住了他們的一點點悟性，從而提高掘深以使其了解。現在我纔知道教數學的以及一切科學的幾個過程。第一步，你得先懂，第二步，你得記得你所懂的，第三步，你得說明白你所懂的，第四步，你得使你的學生懂得你所懂的，那才是你真正懂得你所學的。

當時同事的教員有董憲，他教理化，也是南洋同學（交大以前的同學，都稱南洋同學），為同學所愛戴，他口若洪鐘，我在隔壁講堂上就聽見他的大聲音，他的聲譽與陳容甫齊名，比我們昔日的數理教員好得多了。我們教員的宿舍是左近的民房，很寬敞，我與教國文的高郵人高超同房，董與另一同事住隔壁房間，每日三餐由學校廚房送來，早餐為稀飯油條或饅頭，四個小菜碟子，中晚皆為四菜一湯，豐美得很，每月房飯費十元，公道之至。每日下課後先生們都在宿舍裏改卷子，有的改到深夜，那時候國文先生每星期要學生作文一篇，數學先生每天要收學生作業改正，辛苦得很。

年假後第五師範學校校長任誠（孟閑先生）要我教力學，他在師範學交開了一班深造班，將以前畢業的學生現在已經教小學的先生叫回來再教育一年，物理要教力學無人教，叫我兼課，我在中學已滿載，他們學生願意在週六週日上午上課，我每週去一個上午教三小時課。沒有相當課本，我講學生記筆記，這一門不比算術，是我的拿手好戲，因為幾年大學大部分在研究力學，運用力學，無日不在力學中生活，所以上課不用準備而講尋頭頭是道。我看這些大人們同算術堂上的小孩子一樣張嘴瞪目地在聽在寫，我講三小時不停，他們學生告訴我，他們聽得過癮。第五師範學校在揚州西城根大江邊，而第八中學在東門大街瓊花觀街羊巷裏，去一趟要穿成過。祇好坐東洋車去，也跑得好頑。路上要經過小東門，那是一個城裏的城門，將揚州分爲新城舊城，這門較大城門小些，可是來往的人甚多。揚州人形容人多擠碰時就說「小東門人碰人！」。

以前未兼師範課程時，我每隔一個禮拜回仙女鎮家裏看看，每次行程或騎驢或乘東洋車。東洋車最快，以前讀中學時，祇須一小時就奔完了十八里。此時不同了，因為原有四道大橋即七閘子，頭道橋，二道橋，萬福橋，此時頭道橋壞了，要用擺渡，而萬福橋也年久失修，大一個洞小一個洞的，快的一小時半，慢的兩小時也就到了。此時小弟弟已在識字了，老太太身體好，就望添孫子，而我妻身體亦好但無喜訊。

我的收入原祇每月六十元，第五師範兼課後又另加卅元。潤哉潤哉。我的用度除自己食宿十元外，每隔一星期與同事同到教場街打牙祭大吃每人攤約二元。家用父親原給母親祇每月約十元，我仍讓母親當家，每月給卅元，皆大歡喜，我仍有餘了，就開始抽還姨父嚴蔭生以往每年所墊之家善用費，計四年所欠不足一千元，我決定每月還卅元，擬三年還清。以我爲例，資送子女或資助戚友入大學讀書，單以功利言，確是一種有利的投資。不但畢業後三年內即可將所投資本還清而其個人之生活程度不知提高了若干倍。

我的小小成功不知不覺中就影響了好幾個後輩。第一個是我家房東冷杏田的兒子叫冷大章，交大畢業，他父親原爲木行經紀每年所入不足養家舌口。他畢業後做了工程師。第二位是我的乾兒子（寄子）張恩沛。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做事，他曾來看我，據說已在交大畢業成爲工程師。第三

位就是我的外甥李兆源，他的父母朝夕教訓兒子要向我看齊，隨時要向我問長問短，結果他在交大畢業爲工程師，在中國內地大學做數理教授。

以上幾位都是受我的影響的。當時對我發生影響的有兩位校長，一位是八中校長葉貽穀，他是揚州著宿，工詞賦喜吟詠，嘗任江都勸學所長以嚴厲名。「時各小學不能按時授課，偶遇風雨，寂無一人，君每於風雨中或大雪紛飛時，破曉而往，雖隔數十里弗計也，凡曠職者必停聘，風氣爲之一振。」余與其長子爲同學曾到其家訪問，所居簡陋而客廳四壁圖書，琳琅滿目。一位是五師校長任孟閑，他是五短身材，淮安人，在揚州爲客居。於西城某巷購老宅。有弟名任訥（字中敏）北京大學畢業爲詞曲專家，其書房中聚無數線裝書，每日在其中吟詠，頗得其樂，言語頗幽默。孟閑先生喜穿大禮服戴高禮帽，革履手杖躑躅街頭，不知者以爲係日本人之賣「仁丹」者，他是日本留學專攻數理，歸國後與上海教育會之聞人相周旋，在全國教育界有聲譽，其治事也勤，其對人也敬，其爭權也猛，其奮鬥也不留餘力，江都以北各縣市之中小學教員皆其門生也。

在母校教書不足一年已有自覺不求上進之勢，春間忽接交大滬校轉來交通部令派我赴美深造。自然喜不自勝，當與兩校長商洽，他們都鼓舞欣慰，我自己反而徬徨不知進退。明知此爲畢生機會決不可失，其學費旅費均由交通部擔任，其待遇得未曾有，但回頭一想，父親叫我養家，我一走何人代我養家？有此消息反而添了惆悵！不一月又接交大滬校轉來北寧鐵路局令，派我去北寧鐵路唐山工廠實習，月薪六十元，並說明赴美後即留薪備作贍養之用云云。有此辦法後，方決定去美，並復函北寧路局准七月一日到差。六月上旬，兩校都將我的課提前作結束考試。六月中各事完成，各方有送行宴會，又到仙女鎮將內人接來與諸同事見面作別，六月廿日左右又上征程，此次乘火車有北寧路發頭等免票，平步登天，好不快樂，由家中乘火輪到鎮江與以前一樣。上了滬寧火車就坐了頭等，覺得非常豪華。由浦口乘津浦鐵路頭等臥車到天津，開車後在自己房間內看看書報，吃飯時到頭等餐車吃飯，西餐三道點心一道再加咖啡，真是非常享受，自己不知何解，祇有解釋爲國家爲養仕而禮遇少年學士，盼將來爲國宣勞也。

夜車晨到天津總站，即到北寧鐵路局報到，號房報入後回來說請到機

處見孫處長，原來孫處長就是唐山同學孫立己的尊翁，我與孫立己甚要，孫處長已有前知，見面後備承優渥，囑明日即可携件去唐山機廠上，當時問幾時赴美，我謂未曾決定。做為美國留學生深知美國情形，他美國學校九月或二月入學，本年九月趕不上，但須年底趕到以便二月入，我問學成歸國後是否仍到北寧服務，他說「陳先生，回國後，你的局大改，決非今日所可預料，好自為之！」又問幾時可以離開唐山以便赴預備出洋手續，他說「你報到後，就是路員，路員奉部令出洋可以隨時職，遺薪由家屬領作家用，但由何人領薪須辦妥手續。」我當時尚不知何辦理，只好等等想好辦法再說。第二天就乘車去唐山機廠報到，在機廠實習，此廠在中國鐵路中為最大最完備能自造機車，其次為津浦之濟南廠，再次為膠濟之四方機廠，再次則為粵江之株州機廠。當日由工務員我參觀全廠有翻砂、打鐵、機器、油漆、木工、架車等各廠，盡一日之力，未能看完，派我先在裝車廠實習，此路為英國借款建築，有許多英國主持，廠中各廠主管工程師都為英國人。（待續）

劉建元、黃克雄兩對伉儷來臺 同窗暢憶平越趣事

唐院土木系民卅五級劉建元學長伉儷于六十五年十月返國參加慶典，親渡假。同窗黃克雄學長伉儷亦于同時自美返臺省親，訪問友好。屠欽壽學長伉儷特假臺北市榮星餐廳設宴歡迎，並邀請吳存智、馮大宗、吳伯貞、幸秋潭、陳尚智、許京生諸學長作陪。席間談笑風生，暢敘平越、丁家坳舊事暨天下趣聞，並以劉學長自美携返之蘋果分贈賓主，盡歡而散。劉學長在舊金山經營建築業務，劉學嫂主持烹飪班，均甚成功，此行返美且在香辦妥其父母大人之赴美手續，一同返美，天倫歡聚。黃學長前居巴西有年，極具成就，現已赴美國經營企業。

席間攝影留念見本期封面。

照片：後排右起馮大宗、黃克雄、幸秋潭、吳伯貞、許京生、吳存智學長

前排：

左起：劉建元學長、劉學嫂、吳學嫂、黃學嫂、陳尚智學姐、屠學嫂、屠欽壽學長

封面
介紹

老夫婦三次開刀記（中）

陳 廣 沅

二、太太跨骨開刀

一九七二年太太脊骨開刀痊癒後，太太當時已七十三歲，即順從兒女們之請求準備移住紐澤西州。我的兩男兩女都在美國，而其中長子及二女三女都在紐澤西州；長子傳方在露哥斯 Rutgers 大學教航空機械工程，家住在紐本斯維克市 New Brunswick，二女婿在英格索蘭德公司 Ingersoll Rand co. 服務，住在普林斯頓市 Princeton。三女在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服務，也住在普林斯頓市。所以，他們就在兩市之間的耕德園 Kendall Park 找到一間新式公寓，要我們去住，這地方甚好，北距紐市八哩，南距普市亦為八哩，非常便利。我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完成十三年教書工作後退休時，即每日在家整理行裝，太太仍未能行動自如，我一人擔負起搬家責任，實在累人，幸我有許多學生可以找來幫忙。一切準備好並約好運輸公司一月卅一日動身，同時約大兒子及二女婿屆時來幫忙，他們開一輛車來，到後兩人各開一車，因為我已累甚，屆時不能自己開車矣。那年天氣自一九七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三年一月皆每日晴好非常溫暖，誰知道一月卅一日就大雪迷漫，雪花滾滾，千里冰封，真不知所云，等到上午十時雪勢仍無稍緩模樣，祇好硬着頭皮開車上路。兩個少年人迎頭趕路，到中午雪花稍緩，下午二時陽光出現，但我們西向行，陽光直照眼簾，不能直視，下午五點鐘到達普林斯頓市二小女家，方得安靜休息。

二月十日搬入耕德園公寓，一切家具設備買地毯裝修等等全靠子女幫忙，忙了一個星期各事停當。地方很小，祇有一個臥房，但房屋完成不到三年，一切窗門地板尚新，住得甚舒適，暖氣甚足，不致受凍，比我在「愛爾」城所住者新得多，好得多。老夫婦倒也平安住下。此時太太雖仍用扶架走路，但頗自如，有時已能學用三腳拐杖，同時去看過中國醫生陳丙子先生，他是福建人，自稱譚先生 Dr. Tan。人皆以 Dr. Tan 稱之。他指定每星期有一個護士來家替太太打維他命 B-12，以增長其血份